



〈春江花月夜〉之演變(二)

● 許雅貴*

據上期所述，〈春江花月夜〉在陳代是以「宮體詩」的樣貌出現於宴飲唱和之樂，進入隋代後，同樣身為帝王的隋煬帝，愛好宴飲、欣賞女色、也組成文人集團互相唱和，當然也寫作宮體詩，他「大制豔篇，辭極淫綺」，因此被後代學者歸為宮體詩人。

煬帝個性驕奢，跟陳後主同樣生活在宮中，同樣欣賞淫聲豔曲，但特別的是這首〈春江花月夜〉，並沒有因襲陳後主的老路，在女子身體部位或衣著服飾細膩描寫，環境也不局限在室內，反倒另開蹊徑寫春花、月夜、江水，更符合〈春江花月夜〉之詩題：

暮江平不動，春花滿正開。流波將月去，潮水帶星來。

夜露含花氣，春潭瀆月暉。漢水逢遊女，湘川值兩妃。¹

第一首詩單純寫景，「潮水」的流動將月逐去，帶星歸來，充滿流動之感，情境十分優美。第二首約略透露尋美女的渴望，但含蓄婉轉，並不豔靡。觀察隋煬帝這兩首詩，與陳後主宮體詩一樣都是華美字句，一樣予人唯美之感，但整體營造出的感覺已突破「宮體詩」的狹隘，而呈現出一幅夜月迷濛、江花盛開的良辰美景。由於陳後主的〈春江花月夜〉在唐時尚未亡佚，隋煬帝又是平陳統帥，直接接觸過陳朝文物，因

* 許雅貴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理教授

¹ (宋)郭茂倩編撰：《樂府詩集》，(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99年)，卷47，頁678。



此肯定見過陳後主原詩，但他不模擬舊題舊作，反倒是沿用舊題，轉為新意，內容已大大轉變。何以隋煬帝會做出這樣的改變？這要從煬帝醉心南方、隋文帝反對華靡詩風和他本身的詩歌才華論起。

（一）隋煬帝與江南文化之調和

煬帝於晉王時期曾任十年揚州總管，在此平定江南的叛亂，吸取江南文化，廣納江南人士，調和南北之差異，甚至於此經略奪嫡計畫。登基後又三下揚州，留下諸多宮殿樓宇、運河堤柳、詩文作品和遺聞軼事，這都顯示出他對南方的熱愛。加上他本身就熱愛詩歌文學，妻子蕭氏是江南皇族，有極高的文學素養，這都影響煬帝對江南文化的傾慕，因此來到江南之後，一方面籠絡文人，使他們備受禮遇；一方面與之討論文學，彼此切磋，藉此調和南北文風，史書有不少紀錄：

王好文雅，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、虞世南、王胄、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，而為之冠。王以師友處之，每有文什，必令其潤色，然後示人。²

帝好讀書著述，自為揚州總管，置王府學士至百人，常令修撰，以至為帝，前後近二十載，修撰未嘗暫停；自經術、文章、兵、農、地理、醫、卜、釋、道乃至捕博、鷹狗，皆為新書，無不精洽，共成三十一部，萬七千餘卷。³

隋開皇十年（590），煬帝鎮於揚越，廣搜英異，江表文記，悉總收集。

煬帝以為：「永嘉之末，華夏衣纓，盡過江表，此乃天下之名都。自平陳以後，碩學通儒、文人才子，莫非彼至。」⁴尊揚州為文化之都。楊廣還召集文士，整理江南文化典籍，編撰而成《江都集禮》，凡十二帙、一百二十卷，該書：「總括油素，躬披緇縹，芟蕪刈楚，振領提綱，去其繁雜，撮其指要，勒成一家」⁵，這是一部專為江南編撰的禮儀之書，大有保護江南典章文物之意，而收攏這些江南人士，無疑是穩定南方

²（唐）魏徵等：《隋書》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58，頁1423。本文凡引用到《隋書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³（宋）司馬光著，李宗侗等校註：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年），卷182，頁333。

⁴（明）梅鼎祚編：《隋文紀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6年），卷2，頁41。

⁵《隋書·潘徽傳》，卷76，頁1746。



民心的作法，緩和文人對隋朝的敵對情緒，有研究者指出：「這些江左文士及其作品後來多流入北方，從而推動了江南文風與學風的北傳。當時南北文化之交融，南學超過北學，與這一文化政策不無關係。」⁶煬帝對學術文化的南北交流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。而與南方的學術交流，也讓煬帝創作出秀婉清麗的小詩。

（二）隋煬帝詩歌才華與風格

史載隋煬帝：「上好學，善屬文」⁷，唐太宗讀了他的《隋煬帝集》，也曾讚賞他「文辭奧博」，根據林晉士教授的統計：「《隋書》載有《煬帝集》五十五卷，《新舊唐書》載錄《隋煬帝集》三十卷，張溥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輯有《隋煬帝集》，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輯有其文章四卷，又遂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則輯有其詩歌四十三首，在隋代文人中作品數量算是較多的。」⁸他亦曾自豪說：「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，亦當為天子矣。」⁹頗自負自己的才學。前已論述，還是晉王時期的隋煬帝在揚州已招攬一些江南文士組成一文人集團，「每有文什，必令其潤色，然後示人。……初，王屬文，為庾信體，及見已後，文體遂變。」¹⁰可見他詩風從辭藻華麗到去其藻飾的一個轉換，被評為「詞無淫蕩」¹¹，劉師培也讚：「遠宗潘、陸，一洗浮蕩之言」。¹²〈春江花月夜〉即為代表。

（三）隋文帝對宮體詩之態度

隋文帝平陳之後，正式統一中國，有鑑於南朝的滅亡，關於其流行的音樂和詩文認為是亡國之音，曾云：「梁樂亡國之音，奈何遣我用耶？」於是下詔變革齊梁浮豔文風。《隋書》說：「高祖初統萬機，每念斲雕為樸，發號施令，咸去浮華。」而早就有奪嫡之心的隋煬帝，為了迎合父親喜好，必須矯情飾貌，知道文帝崇尚儉樸，一次文帝來他府上時，見其「樂器絃多斷絕，又有塵埃，若不用者」¹²，以為他「不好聲妓」

⁶ 王永平：〈隋煬帝之文化趣味與江左文風、學風之北漸〉，《學習與探索》，2005年，第2期，頁115。

⁷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卷3，頁59。

⁸ 林晉士：《隋代文學研究》，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38。

⁹ 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卷192，頁314。

¹⁰ 《隋書·柳彞傳》，卷23，頁1423。

¹¹ 《隋書·文學傳序》，卷76，頁1730。

¹² 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卷3，頁59。



，對他稱許有加；亦知母后獨孤氏性忌妾媵，不容色淫，為了討母親歡心，他對非蕭妃所生之子女「皆不育」，以「示無私寵」，這與浪費鋪張和性好女色的太子相比，更符合父母的要求。又既然父親下詔反對華靡詩風，曾為「庾信體」的他必須改變輕豔詩風，以投其所好，而在他順利登基之後，已毫無掩飾的必要，可見他詩風的改變乃有政治目的。

因此回到〈春江花月夜〉來討論，隋煬帝長期與南方文人交流，受南方詩風影響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能從中淨化南朝詩風的綺靡與浮蕩另闢新意。又根據詩中所呈現的意象，這首詩很明顯是南方江畔之景，隋煬帝有親身遊覽經驗，與長於深宮的陳後主不同，因此可以如實描繪江畔之景，眼界自然比陳後主開闊，將室內移至室外，將艷麗之曲轉為華美之詩風，將描繪女子體態之詩改為春夜之景。又為了迎合父親，他斷不能沿襲陳後主的老路寫宮體詩，於是用陳後主〈春江花月夜〉的曲調填詩，直接將艷曲變成了意境優美的寫景詩，雖未脫華麗色彩，但為後代同題之詩提供新的思路，直接將江流之景、月夜之美、春花之茂入詩，完整呈現出〈春江花月夜〉之詩題特徵。

